

美新处报道万斯在耶路撒冷举行记者招待会

《万斯说中东仍然存在“根本分歧”》

【美新处耶路撒冷八月十日电】（美国之音电台记者：戈拉斯特）题：万斯说中东仍然存在“根本分歧”

万斯国务卿在执行外交使命的延长了的中东之行将近结束时，今天在耶路撒冷说，如果要使日内瓦会议在今年复会，还要解决一些“根本分歧”。

万斯在结束同以色列领导人举行的两天会谈时对记者说，分歧涉及实质性问题及程序性问题。而且他说，他仍然希望日内瓦会谈可以在年底以前举行，“但

是各方需要有诚意和共同的保证以及深入的讨论，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务卿重申，他此行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最后和平的性质。

但是他说，取得进展的方面仍然是他八月九日在沙特阿拉伯谈到的那些方面，这就清楚表明，他感到，他在耶路撒冷的会谈没有取得进展。

万斯拒绝评论以色列表示不愿意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事，但是他说，以色列

方面反对成立巴勒斯坦实体作为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是“非常明确和坚决的”。

有人问到，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会议，以色列就不愿意去日内瓦一事，万斯说：“巴勒斯坦在日内瓦会议的代表权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人们询问之下，万斯重申，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包括有关以色列有权生存的规定，卡特总统愿意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直接会谈。

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说

有一支外国军队正开往埃塞俄比亚

【路透社内罗毕八月十日电】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今天说，有五千至九千非洲以外的外国军队正在开往埃塞俄比亚。

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这些军队是不是古巴的，杜瓦莱赫大使说：“我不想谈这点。他们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大使说：“我们得到情报说，外国军队收

到了（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门格斯图的邀请，正在开往埃塞俄比亚。”

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将驻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参加厄立特里亚的战斗，是不是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作战，还是仅仅为了使门格斯图的政权稳固，我们确实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有外国军队正在开往埃塞

俄比亚。”

昨天，埃塞俄比亚驻肯尼亚大使门德斯塔对记者说，他的政府已丢失了对欧加登沙漠的大部分地方的控制，但是这种丢失是暂时的。欧加登沙漠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交界处。

他说，战斗中并没有索马里所说的“解放阵线”部队参与，只有索马里正规军。

西德《明镜》周刊载文《瓦恩七七》

谈北约今秋军事演习 说北约最高司令黑格将在西德与苏联首脑会谈前，在西德土地上举行战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苏举行
评军
北事
约演
将习
沿着
挑
衅
的
道
路

【塔斯社莫斯科八月八日电】题：

沿着挑衅的道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九月份将开始举行“部队重返德国—77”军事演习。这次演习被认为是战后在欧洲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炫耀武力。

《真理报》评论员列夫·斯特尔日若夫斯基写道：“计划中的军事演习只不过是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要进行的一系列演习中的一部分。一九七七年，北约组织的军事机构要发动‘三十一’次演习。尽管这些演习的战术任务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使气氛白热化，制造为军界工业界集团提供利润的局势。”

评论员指出，“最近，北约组织战略家的军事‘游戏’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将军们始终指苏联是‘假想敌’。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报刊积极支持黷武主义者，散布所谓苏联要取得全球性军事优势”的谣言。所有这些宣传上的论调当然都是尽人皆知的谎言。但是，散布这些谎言却是有意。”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八月一日出版的第三十二期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瓦恩七七》，摘要如下：

北约和联邦国防军在有关缓和问题的会谈之前炫耀实力。

在联邦总理施密特打算于十月份就改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莱茵河畔同苏联国家和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协商之前几天，美国的北约最高司令黑格将军，将在德国土地上举行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德苏最高级会谈主要讨论裁减北约和华约在中欧的部队问题，联邦国防部长勒伯尔打算

在这次会谈开始时，在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中显示一下联邦国防军的火力。

今年秋天计划搞这么多的军事演习，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的。在总共三十一次演习中，就有十次在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上举行并有德国人参加。从九月中旬到九月底，在与华约组织的交界地区以及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和法尔茨将有十万士兵进行演习。

联邦国防军、美军和比利时人将进行“顽强的卡特人”、“碳边”和“兰狐狸”三个最大的演习。大型的“银河式”和“星式”

【路透社北京八月十日电】（记者：麦肯齐）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扩大到澳大利亚，北京《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了共产党人爱·弗·希尔对这个巴尔干国家的含蓄的抨击。

新华社的一则堪培拉电讯报道的这篇文章，是符合中国的明显的决定的，即避免同地拉那政府直接对抗，而利用国外的言论间接攻击。

这篇长篇文章为中国辩护，反驳了阿尔巴尼亚对毛主义思想的几个方面的批判。

希尔先生是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的领导人，常常访问中国，他在他的刊物《先锋报》上写道，毛泽东赞同列宁嘲笑“不妥协”的“左”的路线。

看来这是明显的抨击阿尔巴尼亚对待世界事务的强硬方针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虽然没有直接点阿尔巴尼亚的名。

这位澳大利亚共产党人，还支持毛对中国认为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谴责，并且支持北京在这面对美国的态度。

据报道，希尔先生问道：“要是把人人都作为敌人，没有盟友，没有主要敌人，那么，在客观上岂非近似托洛茨基的立场了？”

看来这也是直接抨击阿尔巴尼亚对苏联和美国都采取持续不断的敌对态度。

由于地拉那不赞成一九七二年中国和美国和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它以前是北京的最坚定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冷淡了。

但是，中国最近正式否认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这个消息说，阿尔巴尼亚告诉中国说，中国专家们无须在阿尔巴尼亚留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在北京的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还否认了中国将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种行动单方面地事先表示它希望什么东西能在贝尔格莱德的欧安会后续会议上或是在维也纳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时有约束力地规定下来：东西方部队调动时更加公开化，这种公开化将给就地进攻带来困难。

目前，勒伯尔正在准备另一个军事壮观。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二日国防部长让人在科隆一波恩机场的军事部分放置联邦国防军的所有贵重东西——供普遍自由参观。

库比斯将军在此期间可能已不再满足于只是把武器放到这一地区。他想在邻近的瓦恩野地的训练场上向人表演一下这些兵器。

表演的地点使军官们为这次大的计划起了个“瓦恩77”的绰号。

《波恩对所传的美国“后撤政策”感到不安》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五日刊登该报驻波恩记者迈克尔·格特勒发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波恩对所传的美国“后撤政策”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尽管华盛顿官方一再否认和重新作出保证，但是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关于白宫顾问正在提出一种战略——在苏联发起攻击时，把西德的三分之一领土让给苏联——的报道，在这里引起了忧虑和某种不信任。

西德一位高级军官说：“职业军官团并不感到忧虑，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计划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这却引起了不信任，并使人对美国的想法失去了信心。”

在比利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的一位西德高级军官说：“在你相信美国为保卫德国承担义务二十五年以后，很难仅仅由于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而使这种信心动摇。”他继续说，但是它非常详细（指的是专栏作家的报道和从白宫一次会议引

的一些话），“以致确实使人疑惑”。

关注情绪并没有象这里政府官员所希望的那样大的程度上减少，这一部分是因为波恩期望卡特总统一一而不是他的新闻发言人——亲自发表声明，重申美国的前沿防御政策，即防卫范围从西德一直到同共产党东欧接界的地方。

这里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根据昨天通过电话同华盛顿进行的讨论表示，外交部长根舍已被告知，卡特昨天要发表公开声明。美国一位高级军官说：“总统本应讲句话。”

北约组织的一位官员说，这篇新闻报道是“我几年来在报纸上看到的最坏和最危险的报道。它重新提出了关于美国承担的义务的基础的整个问题，关于我们是否要用费城换取汉堡的旧疑虑”。

据这两位专栏作家说，研究报告是建议把减少防务开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美国战略，建立一条由威悉河与莱希河形成的防线，作为不

让共产党的攻势越过的一条线。这样做将让出大约三分之一的西德领土。

但是，在一百万美国人中或许只有一人知道让出的领土包括象慕尼黑（有一百多万人）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汉堡不仅是仅次于西柏林的西德最大城市（人口近二百万），而且是施密特总理的故乡。

西德的一位指挥官说：“我们决不同意那个计划，美国人不可能撤退而独力防御。我们陆军百分之七十五的兵力部署在那些地区。我们的一切防务计划和训练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地区的。”

一位美国军官说：“如果我们真地要那样撤退的话，我们将四面受到攻击。”言外之意是，西德人也将向美国人开火。

西德的《法兰克福汇报》今天在一篇重要的社论中指责这些不知其名的顾问“玩弄危险的想法”，并说这种初步的抉择反映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惊人的无知”。

一些观察家认为，如果东方真地对人口稠密的西德进行大规模的袭击，西德将会产生严重的混乱并将出现从一开始就难以控制的局面。无疑，西德人不会自动后撤，也不会放弃一些城市和乡村。预计苏联人也不会整整齐齐地把他们的部队，开进使威悉河—莱希河一线具有吸引力的地区。

西德的一些评论家普遍指出，除了纯军事性问题以外，对战争的威慑是一个心理问题，它使得公开讨论这种后退成为极为危险的事。

但是正如《法兰克福汇报》说的那样，“苏联人将不会通过初步的计划从西方战备的削弱当中得到好处”，因为归根结蒂，作出入侵的决定，不管多么吸引人，就要冒很快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风险。

这家报纸说：“我们希望卡特总统保持他的政治本能，希望欧洲保持冷静。在发生这次心理上的灾难以后，恢复信任是北约首先需要的。”

【路透社里斯本八月九日电】葡萄牙政府首席发言人曼努埃尔·阿莱格雷博士今天说，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突然去莫斯科旅行，有可能是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一次大行动的一部分。

阿莱格雷博士在向亲政府的《新闻日报》记者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不难看出葡萄牙共产党的转变和最近的其它事件（诸如莫斯科攻击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和英国共产党的分裂）之间的联系。阿莱格雷博士（苏亚雷斯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国务部长）说，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攻势，可能导致一些从欧洲共产党脱离出去而成立新的党。

一位葡萄牙共产党发言人说，库尼亚尔访问莫斯科是前些时期计划的一次例行访问。

但是，阿莱格雷博士在评论库尼亚尔博士上星期五启程前往莫斯科时说：“人们怎么能解释库尼亚尔在建议要（苏亚雷斯）政府辞职、解散共和国议会和停止执行议会通过的法律之后两、三天就离开里斯本前往莫斯科的原因呢？”

他认为，库尼亚尔是想要与苏联领导人一起观察他的建议的结果。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出现某种新东西。

阿莱格雷博士说，葡萄牙共产党是欧洲唯一与欧洲共产主义没有联系的共产党。

阿莱格雷博士还说，在反对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现领导人的运动中，最近重申自己与苏联共产党的观点完全一致的库尼亚尔博士，可能再次被要求扮演主要角色——尽管这有可能使葡萄牙的民主受到巨大的损失。

同时，葡萄牙外长若泽·梅多罗斯·费雷拉号召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在欧洲的挑战。

葡政府发言人就库尼亚尔突然访苏发表评论

说这可能是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行动的一部分

美计划明年二月试验发射洲际导弹新方法

【本刊讯】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七月二十二日刊登查尔斯·凯利的一篇文章，题为《在尤马和吉拉湾之间；空军可能在一九七八年初试验导弹》，摘要如下：

美国空军官员们七月二十一日在这里说，在明年二月份，就可能在吉拉湾和尤马之间，开始实行一项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新方法的耗资二千万美元的计划。

这是在劳尔·卡斯特罗州长办公室举行的下午会议上宣布的。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卡斯特罗州长；负责研究、发展和后勤的助理空军部长约翰·马丁；加利福尼亚州诺顿空军基地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负责人约翰·赫普弗。

赫普弗说，这一试验计划是空军先进洲际弹道导弹技术（M X）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将包括初步试验，以确定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前藏在那里以不让敌人发觉的那些发射场实际上是否可行。

这种发射场的设计是建造一条十英里到二十英里长的地下管道，导弹将在这一管道之内不断地随意挪动，以使敌人无法确切断定导弹的所在方位。

在发射的时候，将用机械把导弹升高到地面上使之保持一种半矗立的状态。

赫普弗说，这一试验计划将要研究把导弹从管道上升到地面需要多大的力量；建造这种发射场需要多少费用以及多长时间。

他说，下月将发表有关这一试验计划对环境是否有影响的声明。如果联邦政府毫不推延地通过这个声明，估计在明年二月初就可以开始执行这项研究计划。

南斯拉夫报纸评论

《超级大国为军事—战略竞赛向穷国出售武器》

【本刊讯】南斯拉夫《新闻晚报》八月七日以《超级大国为进行军事—战略竞赛而向穷国出售武器》为题刊登了米·尼科利奇写的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拥有十亿左右饥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多地购买武器。

涌向世界最穷的那些地区的杀人武器，只是超级大国军事—集团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武器有四分之三来自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

英国和法国的武器交易主要是出于做生意的动机。而对美国和苏联来说，武器首先是战略—政治竞赛的手段，尽管两个大国在某些实际作法有很大不同。

得到美国武器的发展中国家有三种。这首先指的是那些同美国保持军事联盟的国家。作为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报酬，这些国家可以

按非常有利的条件获得武器。得到武器的其他国家是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得到美国武器，是由于其政权带有“亲美的性质”，例如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而另外一些国家得到武器则是由于具有战略意义或是坚持对另一方保持中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

苏联出现在世界武器市场上是相当晚的，

因为在战后它的当务之急是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苏联开始支持解放运动，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斗争，许多解放运动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武器而赢得了独立与自由。苏联还帮助过那些希望建设社会主义或者曾直接受到西方侵略威胁的那些国家，譬如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当苏联加强了它在亚洲、非洲和古

巴的地位之后，六十年代初期它也把武器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并且在出售武器时带有附加条件，譬如向苏联战略力量提供服务等。

现在，苏联也向进步的不结盟国家或那些同亲西方的邻国有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但是，由于不结盟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加强，而使武器丧失了政治影响。对多数不结盟国家来说，苏联只是它们根据提供武器的附加条件而予以依靠的供给者之一。当然，这也影响到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苏联的作用。

【美联社华盛顿八月四日电】美国国防部今天对国会说，它打算向以色列、南朝鲜、希腊、西班牙和瑞士出售将近三亿四千四百万美元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国防部在致国会的信中说，它打算向以色列出售一亿两千万美元的载兵装甲车、支援设备和陶式反坦克导弹。

南朝鲜将得到价值五千三百三十万美元的

机和修理零件。

瑞士将得到价值一亿四百一十万美元的龙式反坦克导弹和支援设备。一万五千五百枚导弹也包括在内。

国会通常有三十天的时间进行考虑，以决定它是否应当拒绝任何武器销售的建议。由于国会正准备休会，因此，人们不清楚，对于这些武器销售，如何适用这三十天的期限。

黎 巴 嫩 《 日 报 》 说

阿拉伯国家正努力抵制苏在红海地区的影响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八月六日电】在巴黎出版的黎巴嫩《日报》周末增刊今天说，阿拉伯国家正为在红海周围建立一个“安全地带”而努力，以减少苏联人在该地区的影响。

这家报纸援引负责阿拉伯人士的话说，这项计划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之间进行协调活动的结果，并获得了美国、法国、英国、西德和意大利的支持。该报说，最近发生的两个重要的事态发展同这个战略有关：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决定向索马里提供武器——这加强了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要对莫斯科破釜沉舟的意图。

——本周南也门总统鲁巴伊对沙特阿拉伯作了访问。这是自从十年前独立以来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权国家的一位元首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出访，预期这一访问将对红海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该报说，这项阿拉伯计划还要求增加对厄立特里亚叛乱分子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以“削弱”亚的斯亚贝巴亲莫斯科政权的力量。

《日报》说，这项阿拉伯计划最初在今年五月间沙特阿拉伯法赫德亲王和卡特总统在华盛顿进行过讨论，后来于七月间在伦敦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再次进行了讨论。这家报纸还说，索

马里已同法国、意大利进行过接触，以便同这两个欧洲国家签定武器交易。索马里总统巴雷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巴黎，预定他还可能到美国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去。

《日报》说，巴雷上月同沙特阿拉伯官员进行的会谈结果达成下列协议：

——索马里将断绝它同莫斯科的联盟关系，并“逐渐”地在一九七七年年底前把苏联专家从这个国家内赶走；

——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苏丹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将向这支苏式装备的索马里武装部队提供各种零件和重武器，直到西方

造的武器运到并且训练索马里部队会使用这些武器之时为止；

——沙特阿拉伯将向索马里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并代为部分西方制造的武器付款。

该报说，这样一个重大变化对巴雷总统来讲将“不是容易的”，因为这要求进行一些国内的变动，大概将撤换索马里领导层中一些亲莫斯科的人。这种转向将同埃及总统萨达特一九七二年驱逐大约二万一千名苏联军事顾问时所采取的行动相似。

这家报纸说，使这一决定容易作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索马里领导人现在深信，莫斯科再也不是摩加迪沙的一位真诚盟友。

★ ★
一九五九年被任命为卫生大臣，首次成为内阁大臣。

在一九六〇年担任农业部长。

他从农业部调到财政部工作，由于提出了第一次要求所有的伊朗人都得纳税的新的税法，因而使得他很不得人心。

阿穆泽加尔在财政部工作期间还处理石油部门的工作，并成为世界最高级的能源专家之一。

【路透社德黑兰八月七日电】

伊朗国王今天任命首席石油谈判者阿穆泽加尔为首相，并命令他的新政府改进对于伊朗庞大的发展项目的协调和监督工作。

国王对阿穆泽加尔二十三人内阁的指示证实，使伊朗的突击发展计划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引起这次内阁改组的主要原因。

国王在官方电台广播的一篇谈话中说，武装部队将置于政府支配之下，以解决几乎所有的发展部门都感受到人力严重不足之苦。

国王要求内阁加强对发展计划的协调和监督，以实现合理的增长速度。他说：“如果我们争取百分之二十的增长率，却面临百分之二十五的通货膨胀，这不能叫增长。我们必须恢复我们消化得了的合理的增长率。”

国王对发展问题所感到的不安也反映在新政府的组成上。

被国王解职的主要是负责预算和计划、劳工、道路和运输、商务、能源、工业和农业这些工作的大臣。

卸任的内阁还有十一名成员继续留任。外交大臣阿巴斯·哈拉巴里和财政与经济大臣胡桑·安萨里在继续留任者之列。另一个是教育大臣马努切赫尔·甘吉，他还接管了科学和高教部的工作。

阿穆泽加尔在卸任内阁中除了是伊朗首席石油谈判者以外，还是一位国务大臣，又是这个国家的唯一政党伊朗复兴党的总书记。

关键性的预算和计划组织由另一位石油专家穆罕默德·耶加内来负责。

这位新首相在一九七一年曾说服西方石油公司为伊朗的原油付出更多的钱，从那以后，他就赢得了强硬而老练的谈判者的声誉。

阿穆泽加尔已飞往里海避暑胜地瑙沙尔向国王提出他的内阁名单。他于今天晚些时候回到德黑兰，举行了第一次内阁会议。预期会议会讨论政策声明。

数小时后，阿穆泽加尔宣布，他的政府将把反对通货膨胀和提供住房的工作放在优先的地位。电台援引首相的话说，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这是两个受到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他说：“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阿穆泽加尔组成伊朗新内阁

提供住房工作在优先地位
阿穆泽加尔说新政府将把反对通货膨胀和

外电介绍伊朗新首相阿穆泽加尔

系毕业，又去华盛顿继续求学。

在两年前当国王把伊朗的所有政党合并成为一个政党——伊朗复兴党的时候，他积极地参加了政治活动。去年他被选为伊朗复兴党的总书记。

【美联社德黑兰八月七日电】阿穆泽加尔一九二三年生于德黑兰，在这里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一九五一

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上完了工程学研究生的课程后，在德黑兰大学一个系中工作。

他作为联合国地下水专家，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就到康奈尔大学讲课两年，并在那里取得了水力学博士学位。

他在返回伊朗后，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曾担任各种高级职务。在

巴基斯坦人民党发表声明抨击选举法则

【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社拉瓦尔品第八月六日电】巴基斯坦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昨天发表声明，评论新发布的选举法则和程序规定。

声明说：使选举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和国家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办公室联合办公，是对公正原则的歪曲。无疑，选举委员会主任或选举委员会是依宪法受最高法院管辖的，其命令和行动是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异议的。首席法官竟要在自己的法庭里成为被告，而首席法官竟然开庭审理控告他本人的案件，这不是反常吗？宪法允许两个办公室合在一起办公吗？

声明说，选举委员会拥有根据站不住脚的

理由宣布选举无效的武断权力，这不会不实质上影响选举结果……正如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中已经说过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对选举委员会主任的公正不抱幻想。凭这个手段，党可能被剥夺它的领导地位，它在议会里的多数可能减为少数。

【美联社伊斯兰堡

八月七日电】前总理布托今天说他的党希望在十月份参加自由而真正的选举。

布托是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向记者们否认他的党想要避免参加选举。

布托是在回答反对党巴盟指责巴基斯坦人民党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退出竞选，因为事实

声明说：巴基斯坦人民党认为，选举委员会主任甚至在选举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前就宣布中央选举的时间表，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对于这个国家的首要的政党来说，在大约一周的短期内动员人们申请并且遴选国民议会和省议会的大约七

布托说人民党准备参加真正公平的选举

上没有多少人拥护它。布托说，如果他的政敌的目的是要把人民党拉进竞选，同时又给他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的话，人民党就要改变他参加十月十八日的大选的决定。

布托在七月五日军方接管政权后罢职以来，一直在说军方偏袒反对党。他还说巴盟对

百四十个选区的候选人是非常困难的，必然对该党是不利的。

声明说，使男女选民都在共同的投票站投票的做法是违背我们过去的标准和传统的。我国人民对此是极为敏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这个反对意见完全是为了这个崇高目的，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告将对这个显然是最重要的政党不利。

他发动了一个“诽谤运

动”。布托说，他的党准备参加“真正的公平的选举，即使我们党以外所有的人都一起反对我也在所不计”。

布托说，不过，如果目的是仅仅在“名义上”举行大选，实际上“坚持继续干过去几个星期干的那种事情的话，人民党就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共报
同社道

《首相和马来西亚总理会谈》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日电】题：首相和马来西亚总理会谈，今晚去缅甸

共同社记者入田吉隆坡十日电：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福田首相，从十日上午九时起和马来西亚总理奥恩进行了会谈，会谈以东南亚形势和两国的经济关系问题为中心，大约进行两个小时。

在会谈中，两首脑就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福田首相还表明我国将积极地同马来西亚进行经济合作。

会谈以后，首相还预定在十二点以后去王宫拜会国家元首叶海亚·佩特拉，约三十分钟。下午三点离开吉隆坡前往仰光，访问第二个国家缅甸。

在首脑会谈中，福田首相首先对应邀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最高级会议表示感谢，同时，正式邀请奥恩总理访问日本。

关于经济问题，奥恩总理要求日本协助马来西亚完成从去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经济计划。对此，福田首相采取了全面协助的态度，今年就贷款二百一十亿日元等，同时还表示，对这个五年计划之内的开采沙捞越海滨天然气的计划，采取全面支援的方针。

另外，对马来西亚提出的扩大对日出口的问题也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还讨论了和东南亚形势有关的、与越南为主的印度支那各国的关系问题。

【本刊讯】巴西《标题》杂志八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我所看到的中国》，摘要如下：

我们九名各科医生，对这次访问为巴西人和中国人之间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前景感到鼓舞。我们的好奇心很强，因为我们都希望亲自看看，拥有八亿多人口的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基本问题，主要是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

我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乘飞机去香港时，大家都感到很忧虑。我们都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香港是那么一种混乱状况：噪音、肮脏、混乱的小汽车和各种各样的人。从那里我们乘火车去广州。

这段旅程非常有趣，因为在两个城市分界的二十五公里处，火车停下来，我们带着行李步行通过一座连接红色大陆的桥。在这里，我们已经感到一些中国的热情接待，在中国停留期间，一直受到这种热情的接待。

广州的组织工作几乎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可供使用。除此之外，接待巴西代表团的人员一直没有换，直到我们离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代表不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丝毫也不感到拘束。

对外国人非常亲热，我们在人民中散步时多次感到这一点。我们在中国访问的每个城市，都参观了主要的医院，在那里我们有机会广泛地了解有关针灸的知识，它在医学各个方面应用情况，以及传统医学所达到的水平。

要认识中国典型现象之一——赤脚医生，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农村对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必须说，在中国，农村高于一切。自上古时期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农村建立他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革命之后，他们立刻进行一次土地改革，他们逐渐受到鼓励去组织合作社，并由此产生了他们现在的公社。在我们逗留期间，参观了广州、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公社。为了中国的发展壮大，在革命时期曾大力鼓励医学发展。正

巴西《标题》杂志刊登
巴西医生谈访华观感

《我所看到的中国》

是在这些公社中，我们有机会确定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这种医学是在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的一种活动，并代表了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化。

在城市里，没有修建什么新的合乎西方标准的医院。为什么？因为几乎全部注意力转向农村，以便消灭贫困、饥饿和各种疾病。这项政策取得了成就。为此，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缩短了医学课程，并为之提供便利；所有医务人员都有义务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大力鼓励培养赤脚医生。这一切使得公社具有很高的卫生知识水平。

在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的体系中，赤脚医生是一种正规医生助手的想法同中国传统医学适当的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赤脚医生是社会十分重要的因素：他们主要为农村居民工作，积极参加卫生运动，并把重病人交给公社医生治疗。

我问到如何训练赤脚医生。回答说，他们在半年内每天学习八小时。由公社的正规医生讲课。他们能够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从拔牙、小手术，直到辅导计划生育。在中国，每个家庭可以有两个孩子。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就得不到孩子少的家庭所得到的便利。赤脚医生教授各个家庭使用避孕工具，散发避孕药等。

我们在广州访问时间很短，然后乘飞机去上海。我们发现，除了官方汽车外，没有私人汽车。当我们穿过大街时，看到了大批的自行车。中国所有城市的交通工具都是相同的：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很多人步行。我们乘坐的汽车必须拼命按喇叭，才能穿过充满人群的大街。但是，这一切都有一定的秩序和有些喧哗。

针灸在中国医学中的悠久作用 我们有机会参观大手术，奇怪的是针灸并不是对所有病人都适用的方法。在某些病人身上有心理感应，他们

比其他人更能适应。除此之外，有些部位，如甲状腺、腹部和神经外科，更宜于针灸。但是，针灸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作用是悠久的，不仅仅用于手术，还应用于某些种类的痉挛、肌肉痛疼和其它许多方面。

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和西方一样的或者超过西方的成就，他们对这些成就感到非常骄傲。在其它方面，他们非常真诚和高兴地接受我们的传授。我们的谈话是非常有益的。除了参观综合医院外，我们还参观了专科医院。例如，兹尔比尼博士就参观过心脏外科医院。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科参观了不同的医院。之后，我们还同夫人们一起参观了托儿所、居民住宅和公社。

托儿所是我们参观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在参观的每个托儿所，我们都受到愉快和节日般的接待。很明显，从很小起，儿童们就在现制度确定的价值观念范围内，受到非常强烈的集体主义教育。尽管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我们仍然能够观察到有益地利用儿童的劳动。儿童们的游戏之一是做硬纸板盒子，之后这些盒子被用于工业。

从他们的专长方面来看，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们在断肢再植方面所做的手术。在这方面，应该强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做了这类手术，但是中国人是先驱。在上海，我有机会同这个专科的医生谈了话，并同接受断肢（脚、手指等）再植的病人谈了话。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制作很好的关于进行这类手术的电影。

成为人民英雄的医生们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在广州，他们在简单朴素的气氛中进行手术，使用一种非常灵巧的工具，一种小的、医生们自己设计的透镜。在上海，已使用显微镜来进行这类手术，因此手术更加高明。有趣的是，北京的报纸用很大的版面刊登了这些医生的成就，还授予他们人民英雄的称号，并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毛的教导”。

法新社评日新任驻华大使到京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日电】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前外务省次官佐藤政二今天到这里就任，也许将重新着手关于签订中日和平条约的谈判。

佐藤以前曾任驻西班牙和驻法国大使，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后任外务省次官。这里的外交官认为，任命佐藤这样级别的外交官为驻北京大使，说明福田政府很重视中日关系。

两国关系自从五年前正常化以来，在经济领域有显著的发展，但也有起伏。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总的说来是不冷不热。

东京继续拒绝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条约有一条反对“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主义”的条款。

莫斯科认为这一条款是针对苏联的。可以认为，日本政府采取谨慎态度是由于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力。

今天，配合佐藤的到达，中国报纸报道了日本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委员会昨天在东京举行会议的消息。该委员会要求迅速缔结条约。

在去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前后，中国领导人曾在好几个场合对日本领导人——特别是福田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显出不耐烦。

与此同时，日本六月间决定批准日本—南朝鲜开发东海大陆架条约，引来了中国政府的抗议。

尽管如此，两国政府任命这样高级的人物作为驻对方首都的大使，显然表明他们有意打开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外交界人士普遍认为，关于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恢复，谈成的可能性增大了。

日本对苏联在北千岛群岛以及渔业问题上的立场的不满，可能使北京得到好处。

此外，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也是个兆头，预示中日之间已经繁荣的经济关系将扩大。

日报报道《把解决缔结日中条约问题放在最重点》

共同社报道《关于日中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本年内解决》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十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外务省首脑说，把解决缔结日中条约问题放在最重点，利用联合国大会之机摸索解决的眉目》，摘要如下：

随福田访问东南亚的外务省首脑，九日就今后如何处理外交问题透露了以下方针：将打开陷于停顿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放在最重点。在今秋联合国大会上，鸠山外相将会见中国的黄华外长，进行深入的会谈，寻求打开的眉目。这位首脑还指出，预定在本月下旬访苏的鸠山外相，将就促进缔结日中条约问题，要求苏联予以“理解”，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日电】题：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本年内解决，为了铺平道路，向苏方探寻外相能否于本月下旬访苏

共同社记者矢田吉

隆坡十日电：福田首相等政府首脑，在关于与亚洲、日苏外交并驾齐驱的最大悬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上，决定争取在“本年内解决”，已开始研究今后的外交和内政管理的全盘调整工作。

这是由于首相这次访问东南亚顺利，同留下来的问题——长期渔业协定的谈判在内——已大体上达到了修复轨道的目标，所以，政府人士认为：“促进日中关系的条件正在成熟。”据认为，首相等人打算把今秋召开的国会临时会议，作为争取缔结该项条约的关键。外务省等已在朝着这一目标向苏联方面探寻鸠山外相能否于本月下旬访苏。

实际上是采取了为注视日中关系而铺平道路的外交。

福田首相在这次出访东南亚之前，同自民党干事长大平、众议院

谈，就今秋的政治、外交、国会日程等问题，相当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据有关人士说，通过这些协商，保利议长等也大力推进的缔结日中条约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课题被提了出来，并在日中复交五周年的今年内谋求解决这一方向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据认为，福田首相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巩固我国的立足点的亚洲外交、对同日中关系有牵连而动辄就紧张起来的对苏关系都产生了“良好的气氛”（外务省人士语）为契机，对日中条约也决心在“本年内解决”。现在的形势是在出访东南亚并于十八日回国之后到今秋之间的政治日程，其中之一将会出现注视“日中关系”的正式活动。

关于在日中条约问题上成为焦点的“反对霸权条款”的处理等具体谈判内容，首相等政府首脑的态度仍不明确。首相本人采取慎重

的态度说：“如果谈的过细就会破坏达成协议”。但在政府、自民党首脑之间，绝大多数的看法是，把写进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的霸权条款也在日中新条约中规定下来这是当然的。似乎也可以说，对这一点的处理已大体上有了眉目。

与此相比，倒不如说被视为问题的是苏联对北方领土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当前的长期渔业协定谈判所采取的态度。

据说，首相也颇担心日中关系会对日苏关系产生副作用，在探寻鸠山外相能否早日访苏的背后，无疑下述考虑起了很大作用，即把日本对日中关系的真实意图向苏联方面作充分的解释（首相随行人员语）。

据说，当前首相等人的想法是，先由十日到北京赴任的驻华新大使佐藤转达日本方面的意向，接着，以九月底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鸠山外相同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个别会谈（预定），以此为转机，谋求固定在本年内解决日中问题的态势。

【本刊讯】巴西《标题》杂志八月六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我所看到的中国》，摘要如下：

我们九名各科医生，对这次访问为巴西人和中国人之间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前景感到鼓舞。我们的好奇心很强，因为我们都希望亲自看看，拥有八亿多人口的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基本问题，主要是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

我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乘飞机去香港时，大家都感到很忧虑。我们都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香港是那么一种混乱状况：噪音、肮脏、混乱的小汽车和各种各样的人。从那里我们乘火车去广州。

这段旅程非常有趣，因为在两个城市分界的二十五公里处，火车停下来，我们带着行李步行通过一座连接红色大陆的桥。在这里，我们已经感到一些中国的热情接待，在中国停留期间，一直受到这种热情的接待。

广州的组织工作几乎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可供使用。除此之外，接待巴西代表团的人员一直没有换，直到我们离开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代表不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丝毫也不感到拘束。

对外国人非常亲热，我们在人民中散步时多次感到这一点。我们在中国访问的每个城市，都参观了主要的医院，在那里我们有机会广泛地了解有关针灸的知识，它在医学各个方面应用情况，以及传统医学所达到的水平。

要认识中国典型现象之一——赤脚医生，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农村对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必须说，在中国，农村高于一切。自上古时期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农村建立他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革命之后，他们立刻进行一次土地改革，他们逐渐受到鼓励去组织合作社，并由此产生了他们现在的公社。在我们逗留期间，参观了广州、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公社。为了中国的发展壮大，在革命时期曾大力鼓励医学发展。正

巴西《标题》杂志刊登
巴西医生谈访华观感

《我所看到的中国》

是在这些公社中，我们有机会确定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这种医学是在这个国家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的一种活动，并代表了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化。

在城市里，没有修建什么新的合乎西方标准的医院。为什么？因为几乎全部注意力转向农村，以便消灭贫困、饥饿和各种疾病。这项政策取得了成就。为此，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缩短了医学课程，并为之提供便利；所有医务人员都有义务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大力鼓励培养赤脚医生。这一切使得公社具有很高的卫生知识水平。

在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的体系中，赤脚医生是一种正规医生助手的想法同中国传统医学适当的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赤脚医生是社会十分重要的因素：他们主要为农村居民工作，积极参加卫生运动，并把重病人交给公社医生治疗。

我问到如何训练赤脚医生。回答说，他们在半年内每天学习八小时。由公社的正规医生讲课。他们能够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从拔牙、小手术，直到辅导计划生育。在中国，每个家庭可以有两个孩子。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就得不到孩子少的家庭所得到的便利。赤脚医生教授各个家庭使用避孕工具，散发避孕药等。

我们在广州访问时间很短，然后乘飞机去上海。我们发现，除了官方汽车外，没有私人汽车。当我们穿过大街时，看到了大批的自行车。中国所有城市的交通工具都是相同的：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很多人步行。我们乘坐的汽车必须拼命按喇叭，才能穿过充满人群的大街。但是，这一切都有一定的秩序和有些喧哗。

针灸在中国医学中的悠久作用 我们有机会参观大手术，奇怪的是针灸并不是对所有病人都适用的方法。在某些病人身上有心理感应，他们

比其他人更能适应。除此之外，有些部位，如甲状腺、腹部和神经外科，更宜于针灸。但是，针灸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作用是悠久的，不仅仅用于手术，还应用于某些种类的痉挛、肌肉痛疼和其它许多方面。

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和西方一样的或者超过西方的成就，他们对这些成就感到非常骄傲。在其它方面，他们非常真诚和高兴地接受我们的传授。我们的谈话是非常有益的。除了参观综合医院外，我们还参观了专科医院。例如，兹尔比尼博士就参观过心脏外科医院。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科参观了不同的医院。之后，我们还同夫人们一起参观了托儿所、居民住宅和公社。

托儿所是我们参观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在参观的每个托儿所，我们都受到愉快和节日般的接待。很明显，从很小起，儿童们就在现制度确定的价值观念范围内，受到非常强烈的集体主义教育。尽管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我们仍然能够观察到有益地利用儿童的劳动。儿童们的游戏之一是做硬纸板盒子，之后这些盒子被用于工业。

从他们的专长方面来看，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们在断肢再植方面所做的手术。在这方面，应该强调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做了这类手术，但是中国人是先驱。在上海，我有机会同这个专科的医生谈了话，并同接受断肢（脚、手指等）再植的病人谈了话。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制作很好的关于进行这类手术的电影。

成为人民英雄的医生们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在广州，他们在简单朴素的气氛中进行手术，使用一种非常灵巧的工具，一种小的、医生们自己设计的透镜。在上海，已使用显微镜来进行这类手术，因此手术更加高明。有趣的是，北京的报纸用很大的版面刊登了这些医生的成就，还授予他们人民英雄的称号，并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毛的教导”。

的态度说：“如果谈的过细就会破坏达成协议”。但在政府、自民党首脑之间，绝大多数的看法是，把写进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的霸权条款也在日中新条约中规定下来这是当然的。似乎也可以说，对这一点的处理已大体上有了眉目。

与此相比，倒不如说被视为问题的是苏联对北方领土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当前的长期渔业协定谈判所采取的态度。

据说，首相也颇担心日中关系会对日苏关系产生副作用，在探寻鸠山外相能否早日访苏的背后，无疑下述考虑起了很大作用，即把日本对日中关系的真实意图向苏联方面作充分的解释（首相随行人员语）。

据说，当前首相等人的想法是，先由十日到北京赴任的驻华新大使佐藤转达日本方面的意向，接着，以九月底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鸠山外相同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个别会谈（预定），以此为转机，谋求固定在本年内解决日中问题的态势。

日报报道《把解决缔结日中条约问题放在最重点》

共同社报道《关于日中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本年内解决》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十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外务省首脑说，把解决缔结日中条约问题放在最重点，利用联合国大会之机摸索解决的眉目》，摘要如下：

随福田访问东南亚的外务省首脑，九日就今后如何处理外交问题透露了以下方针：将打开陷于停顿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放在最重点。在今秋联合国大会上，鸠山外相将会见中国的黄华外长，进行深入的会谈，寻求打开的眉目。这位首脑还指出，预定在本月下旬访苏的鸠山外相，将就促进缔结日中条约问题，要求苏联予以“理解”，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日电】题：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争取本年内解决，为了铺平道路，向苏方探寻外相能否于本月下旬访苏

共同社记者矢田吉

隆坡十日电：福田首相等政府首脑，在关于与亚洲、日苏外交并驾齐驱的最大悬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上，决定争取在“本年内解决”，已开始研究今后的外交和内政管理的全盘调整工作。

这是由于首相这次访问东南亚顺利，同留下来的问题——长期渔业协定的谈判在内——已大体上达到了修复轨道的目标，所以，政府人士认为：“促进日中关系的条件正在成熟。”据认为，首相等人打算把今秋召开的国会临时会议，作为争取缔结该项条约的关键。外务省等已在朝着这一目标向苏联方面探寻鸠山外相能否于本月下旬访苏。

实际上是采取了为注视日中关系而铺平道路的外交。

福田首相在这次出访东南亚之前，同自民党干事长大平、众院议长保利茂进行了个别会

谈，就今秋的政治、外交、国会日程等问题，相当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据有关人士说，通过这些协商，保利议长等也大力推进的缔结日中条约的问题，作为最重要的课题被提了出来，并在日中复交五周年的今年内谋求解决这一方向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据认为，福田首相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巩固我国的立足点的亚洲外交、对同日中关系有牵连而动辄就紧张起来的对苏关系都产生了“良好的气氛”（外务省人士语）为契机，对日中条约也决心在“本年内解决”。现在的形势是在出访东南亚并于十八日回国之后到今秋之间的政治日程，其中之一将会出现注视“日中关系”的正式活动。

关于在日中条约问题上成为焦点的“反对霸权条款”的处理等具体谈判内容，首相等政府首脑的态度仍不明确。首相本人采取慎重

法新社评日新任驻华大使到京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日电】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前外务省次官佐藤政二今天到这里就任，也许将重新着手关于签订中日和平条约的谈判。

佐藤以前曾任驻西班牙和驻法国大使，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后任外务省次官。这里的外交官认为，任命佐藤这样级别的外交官为驻北京大使，说明福田政府很重视中日关系。

两国关系自从五年前正常化以来，在经济领域有显著的发展，但也有起伏。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总的说来是不冷不热。

东京继续拒绝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条约有一条反对“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主义”的条款。

莫斯科认为这一条款是针对苏联的。可以认为，日本政府采取谨慎态度是由于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力。

今天，配合佐藤的到达，中国报纸报道了日本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委员会昨天在东京举行会议的消息。该委员会要求迅速缔结条约。

在去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前后，中国领导人曾在好几个场合对日本领导人——特别是福田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显出不耐烦。

与此同时，日本六月间决定批准日本—南朝鲜开发东海大陆架条约，引来了中国政府的抗议。

尽管如此，两国政府任命这样高级的人物作为驻对方首都的大使，显然表明他们有意打开两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外交界人士普遍认为，关于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恢复，谈成的可能性增大了。

日本对苏联在北千岛群岛以及渔业问题上的立场的不满，可能使北京得到好处。

此外，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也是个兆头，预示中日之间已经繁荣的经济关系将扩大。